

一片白云连古岫

——女诗人周幼静诗艺术品赏

古诗，很少有人会说到清代的诗；古代诗人，也很少有人会提起清代的诗人。何也？因为到了清代，诗似乎已经沦为官场上士大夫应酬赠答的工具，变成一种泛文化的娱乐谐趣品。如果说清代的文风是呆板的八股文风，那么这时期的诗亦以客套铺陈为主，许多诗痾于险韵、涩于僻典，内容空洞，毫无真实情感，沦为一种既晦涩又平庸的文字游戏。所以，很多文史学者都因此而不把清代诗人作为重点，而清代的女诗人更不足他们一论了。然而，这都是未知有《餐柏吟》之前也。若读《餐柏吟》后，必然感慨：清代竟然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女诗人，在乾隆年间横空出世！她的诗真如一缕清风，一扫当时诗坛沉痾之气。

一、清代中期，一位杰出的女诗人横空出世

《餐柏吟》诗集在一般的文史资料中很难查到，因为它仅存于一套名为《百读杭氏宗谱》的家谱的《续编·艺文卷》中，该《续编》的《艺文卷》所辑录几位杭氏先贤的诗，恰恰因为他们都是平民诗人，故而基本摆脱了清代士大夫那种陈腐俗套，诗风清新自然、真情实感而生动有趣。此中尤以《餐柏吟》为珍品，因为从她的每一首诗中，都能读到“诗的意境”，尽管每一首诗的主题不同，所展示的意境也各不相同，但如果没有“诗的意境”，那么这样的诗就成了陈词堆砌而味同嚼蜡了。而“诗的意境”就是大学者王国维先生所推崇的“境

界”，他在《人间词话》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论述：“（诗）词以境界为最上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”。《餐柏吟》因以每首诗都独特的境界，而成就其杰出；而它的作者，也因此可称之为当之无愧的杰出女诗人。她的名字叫周幼静。

周幼静，女，生于清乾隆二十年（公元 1755 年），卒于嘉庆十七年（公元 1812 年）；她的娘家在江苏省宜兴县任家渡，嫁给同县百渎里（今属分水镇）的杭焕之为妻。据《杭氏宗谱》所载，这位才华出众的女诗人却有着非常坎坷的人生，她的丈夫杭焕之（字斗文，又名近光，号咫轩），是杭氏家族“大分凤仪公派”支系第十四世孙。这位咫轩先生，为谋取功名，常年奔波在外，先在京就读，以备“科场之战”，但却是屡战屡败，后为筹科举资费，便先后流徙到各地府衙做幕宾，最后竟客死在贵州提督的幕府中，可叹他才四十多岁的壮年，已成了他乡之鬼。他与周幼静的婚姻历程仅十八年，然而在一起的日子尚不足三年。

苦命的女诗人！中年丧夫，亲老子弱，这样一个顶梁柱坍塌的家庭，全靠她纺纱织布撑起。更何况她的婆婆在很长一段时期待她非常苛刻，特别是杭焕之客死后，那几年，这老太甚至还经常对她施以家暴。但她却以自强坚韧和勤劳善良，来面对生活的种种艰辛和不幸；并将这些感受都倾注于笔端。据记载她一生赋诗颇多，结集为《餐柏吟》。可惜宗谱辑录她的诗仅 34 首，其余的都已遗失而无从查考了。就这仅存的 34 首诗来看，佳作叠出，可谓清代稀见的好诗！庆幸的是《杭氏宗谱》为中国文学史保留了一丛精品奇葩，使我们这些后辈

们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文化遗存，杭氏族人贡献巨大！

《餐柏吟》现存的 34 首诗可细分为这样几类：一、悼亡诗 9 首；二、旅愁诗 9 首；三、自叹诗 10 首；四、即兴诗 6 首。

二、《餐柏吟》的诗艺风格浅析

我们现在所见的《餐柏吟》集，其实并非是完整的《餐柏吟》诗集，《杭氏宗谱》仅辑录 34 首，目前只有这部分诗，可供我们研究鉴赏。

就现在仅存的非完整版的《餐柏吟》来看，女诗人的总体诗艺风格可用一句话来概括，这句话就是——淡淡的忧伤。她的九首悼亡诗，九首旅愁诗，十首自叹诗，格调几乎都以忧伤为主，此类格调的诗占现存作品的八成以上。《餐柏吟》的第一首诗《思归》（也是女诗人在北京时写的众多诗篇中唯一留存的作品），这是一首旅愁诗：“于归曾拨待翁姑，可恨微躯滞帝都。早遂青云还故里，双亲娱老听欢呼。”虽然女诗人还沉浸在新婚不久的幸福中，小夫妻经常以诗唱和，一起“裁笺煮茗敲新诗”（《餐柏吟·哭夫子》）；此诗应是其中的一首。但由于她丈夫即将面临的科场之战，尚且前途未明，心里压力给她增添的忧愁，在这四句短诗中，还是能够品味出来的。

第二首题为《舟行即事》也是是旅愁诗，是女诗人随夫返乡的舟船上写的，虽然开头“一片秋光欲画难，层峦耸翠出云端。”还比较开朗，但接下来“堪怜病骨来千里，只为双亲长倚栏。”就又见隐忧了。“堪怜病骨来千里”，此病不在于身，而在于心。丈夫科场落地，

回乡羞见父老乡亲——这才是一块心病。

《餐柏吟》后面的诗，都是咫轩先生客死他乡后写的。悼亡诗、自叹诗自然都充满忧伤和悲切。《中秋前二日得夫子凶问》《哭夫子》《有感》等篇章，可说是字字血、声声泪，“地下人间各一天，梦魂怎得到君前？念君内顾临行语，清夜寻思悲凄然。”《有感》这四句小诗，把悲情幽幽地隐含着，并不刻意直诉，但含悲忍泪之悲情，却最能刺痛读者的心。仿佛又听东坡先生吟出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……夜来幽梦忽还乡……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”（苏东坡《江城子》）。学界将东坡此词，以及元稹的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并作为悼亡诗第一。纵观《餐柏吟》所辑的悼亡诗，每章都是情真意切，虽非高士们辞深意奥，但浅显自然的修辞往往最是动人，肺腑之吟直刺人心；这首《有感》以及后来写的《病中对镜》，几近比肩苏词。

《病中对镜》不仅是一首非常动情的自叹诗，而且艺术手法上也非常独特，明明是写自己，却先以第三人称入手，然后笔锋一转，更有猛然一震之感。行家用笔，自在不经意处领异标新，却又天然情真。（见后面的赏析）。

当然，我们现在所见《餐柏吟》并非全集，故由此推论《餐柏吟》以悲情为主基调是武断的。即便现在仅存的 34 首诗，也有不以悲情为基调的。六首即兴诗，还是有拨云见日的明快之诗的。

如《春景》：“可人最是三春景，远眺青山入画图。浓淡野花开满径，间关山鸟自相呼。”

《村晚即景》：“流萤历乱舞高低，蝼蛄声闻恰满溪。四顾晚烟迷

野径，绕梁紫燕尚衔泥。”

还有《秋菊》，诗中有“红叶遍开铺锦绣，枝枝有意报重阳”这样的佳句，看似乎白描手法，信手捻来，然诗意巧赋，境界全出。非大手笔者，断无此功底。

由此我们可以推测，若能得到《餐柏吟》全集，必能赏读到女诗人更多明快开朗的诗作，尤其是她在北京时期，和丈夫咫轩先生“裁笺煮茗敲新诗”，定然是佳作叠出。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，这是一大遗憾。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位女诗人不仅能赋很多杰出的悲情诗，也能赋很多杰出的明快开朗诗。

所说“悲愤出诗人”！的确，悲愤的情绪，更能触发诗人的灵感，诗泉喷涌而妙诗自成。

当我们翻开《餐柏吟》发现，女诗人的诗并不完全是悲愤，甚至几乎没有刻意表达愤怒。如果因悲愤而写诗，诗中宣泄的也只有悲愤，那么这样的诗也仅仅是“不过尔尔”的平淡之作。倘若将悲愤升华成家国情怀，如陆游在悲愤中吟出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这样的诗就高了一层境界，就有史诗般的悲壮和慷慨；这样的诗也许就近乎于《离骚》这样的伟大作品了。即使停留在个人的情怀上，若将悲愤升华成**佛教般的慈悲和儒教般的仁爱**，那么这又是一种境界，且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——悲愤，但却不仅是悲愤，而是悲愤的升华——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诗是很卓越的；这样的诗人也一定是杰出的。《餐柏吟》就能让我们读到诗人的慈悲和仁爱，因此，她才是一位杰出的诗人。

下面我们赏析女诗人的几首代表作，一定能够透过女诗人淡淡的

忧伤，领略到她的悲悯和仁爱。

三、《餐柏吟》代表作赏析

中秋前二日得夫子凶问（二章）

——时夫子作幕于黔督勒公署中（副标题为作者原署）

（一）

最好中秋节，余情独不然。
征夫无日返，缺月几时圆？
悲极翻疑梦，忧深忽似颠。
旅魂千里外，何处化黄钱？

（二）

泣罢又重悲，千行血泪垂。
残骸抛异地，旅榭滞江湄。
水阔舟行险，山深马过危。
衡阳归雁杳，无语锁双眉。

【注】榭，音 chen 去声（“趁”读音同）；棺材。

【赏析】清·嘉庆元年二月（公元1796年），诗人的丈夫在贵州去世，而家里得到凶讯已经是此年的中秋节的前两天了，古代交通、通讯都十分滞后，对于在宜兴家中苦等丈夫中秋节回来团圆的女诗人来说，贵州简直等同天涯。但从天涯来的不是亲人返乡的身影，却是一个噩耗。

中秋，本来是家家户户团圆的佳节，她得到的却夫君客死的凶讯。

但即使如此，她必须强忍悲伤，把调排丈夫后事的担子挑起来。纵然“水阔舟行险，山深马过危”，也要让旅棹回家，她才能心安呵！

自怜

早起每年三百六，晚眠三载有千宵。

终朝碌碌何时已，相对孤灯闷不消。

【赏析】本来就很清苦的家庭，顶梁柱崩塌，更是雪上加霜，就像诗人在《哭二再侄掌珍》中写的“贫且孤孀实可怜”。在这困境中，她以柔弱的双肩担起了赡养老人，供子求学等一系列家庭经济重担。这首诗记录了她起早贪黑、终日操劳的辛苦现实。

嘱新妇二首

(一)

太姑衰老鬓如霜，又况心头亦黯伤。

婉转膝前娱晚景，先翁地下慰愁肠。

(二)

寻思自愧短贤才，虚度春秋白发催。

今日代余供子职，从兹稍得慰慈帷。

【赏析】经过多年的辛苦操劳，诗人终于“苦难媳妇熬成婆”了，她是否像自己的婆婆杨氏那样，板着个脸训斥儿媳妇呢？丝毫没有！在这看似有点絮絮叨叨的二首诗里，我们读到的是和蔼可亲，读到的是知书达理的女诗人的谦逊和善良，以及对新媳妇的慈祥嘱托。

奉姑命出坐馆

何事他方来寄食，遥望明湖心战栗。

扬帆欲去浪滔天，满目苍凉人不识。

晨昏谈笑强为欢，梦魂常绕慈帏侧。

【注】杭浦先生写的《景山先生序》，有这样一句：“周太孺人通诗礼而工缮书，教授生徒，得馆谷以资养。”馆谷，就是去学馆教书得到的薪资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：杭璠（字景山）的母亲周太孺人（即周幼静）通晓诗书，恪守礼教，书法很棒，曾被邀请到私塾去教书，赚一点薪水来补贴家用。

【赏析】这些诗的写作背景是：女诗人丈夫去世后，家庭生活极度窘迫，她征得婆婆同意后，到外地学馆去坐馆做女先生，赚钱养家。在封建社会，一个寡妇，小脚伶仃，要单独出远门是非常难的，何况是到地陌生疏之处去坐馆做教师。过去在学馆做先生的几乎都清一色是男性学究，周幼静她能够冲破这层藩篱，婆婆对她的支持一定是非常大。这方面她对婆婆是很感激的。据记载周幼静的婆婆因儿子离世而迁怒于儿媳，曾经有一段时期对她非常刻薄，甚至施以家暴。但周幼静只能用她那润物细无声的爱心，去化解这一切。因为老太太也是一个苦命人呵，“又况心头亦黯伤”，“当年丧子肠几断”（见《餐柏吟·嘱新妇》及《餐柏吟·病危语》）。因此周幼静不与她一般见识，而是仁爱以对。有效果吗？当然有效果。据记载，经过爱的不懈付出，“终得其欢心”。这时她的婆婆已被她爱感化了，有了爱的互动，这才有

《奉姑命出坐馆》《忆姑》等对婆婆充满思念之情的诗篇。而婆婆杨氏后来支持她到学馆做教师，就证明他们婆媳间的疙瘩已经化开了。

她在外乡思念婆婆，遂成诗篇。我们都知道，“诗由心生，文由心出”，没有真情所托，虚情假意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诗篇的。由此足见她对婆婆的感情，是远远超出驯服遵从的范畴，而是真情所依。这种真情就是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——仁爱。仁爱是远远超越“三从四德、闺门训条”之范畴的，如果说过去的主流价值观——三从四德、闺门训条——还有许多糟粕；那么儒家倡导的仁爱，至今仍有非常广泛的现实意义。

此诗就是女诗人到外地执教时写的，情感非常真挚，写得很棒。可惜此诗仅是残篇。本应是一首较长的七言古风歌行，疑似未录全，最后两句诗“晨昏谈笑强为欢，梦魂常绕慈帏侧。”与前面内容缺少关联性，似乎此句前面还有好多句诗没被辑录。或许在那次九修宗谱时（主修杭璠是她的儿子，此时他也已经七十多岁了），《餐柏吟》已是诗存人亡好多年，那时候的平民人家，对书本几乎没有完备的保存措施，几十年下来，《餐柏吟》诗集的纸张可能已大量破损，好多诗句已经辑录不全了（猜测而已，未及考证）。

但就这三行诗，像“扬帆欲去浪滔天，满目苍凉人不识。”这样的诗句，读之仍可见识到女诗人诗风的大气磅礴、气度非凡的另一面。

忆姑

可恨天涯惯留客，风吼寒林心恻恻。

叶落满阶深锁眉，叶自归根人未得。
慈亲怀我我怀亲，身滞他乡空相忆。
可羡飞鸟集同林，日出纷飞各谋食。
饮啄履足复归来，闲坐枝头争弄舌。
人生此乐何有哉？终岁劳劳悲远别。
欲借鸟翎作归翼，顷刻至我慈帏侧。
尽将一一旅情伸，团圞卒岁欢无极。

【赏析】此诗应是女诗人在外地坐馆教书时，思念家中的婆婆所作。幼静在多首诗中都有“慈亲”“慈帏”“奉姑”“忆姑”“太姑”“亲老”等与其婆婆“慈帷承欢”的内容，且都是真情流露，绝非矫情造作之辞。但根据《杭氏宗谱》的多篇文章所述，她的婆婆对她很苛刻，甚至多次施以鞭挞等家暴。然而幼静似乎均以婆婆有丧子之痛，进而酿成她心智失态、行为乖张；于是将心比心便谅解了婆婆的悍苛。因此无论是她的诗，还是其他人的文章，所记载的都是她的以德报怨。可见这位女诗人多么的宅心仁厚！

而今我们读《餐柏吟》诗集，不仅仅是欣赏她娴熟高超的诗韵格调，而更要体会诗人的人格和品德，这才是更让我们感动而开卷有益的！

【评点】旅愁诗是古诗词宝库中的重要宝藏，周幼静也是非常擅长，本诗抒发羁旅思归的愁绪，却以鸟儿自由翱翔为比兴，写的生动活泼，尤其是一句“闲坐枝头争弄舌”，点亮全诗。

病中对镜

镜中此老何自来，蓬松两鬓面如灰。
问君何故状如此，想君似我征夫死。
哪知君面即我面，却疑与鬼来相见。
因思潦倒平生事，可怜郁郁埋壮志。
廿年左右依膝前，那堪忽竟各一天。
从兹莫向妆台旁，恐临清镜增惆怅。

【赏析】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《蝶恋花》词，也写到镜子：

阅尽天涯离别苦，不道归来，零落花如许。花底相看无一语，绿窗春与天俱暮。

待把相思灯下诉，一缕新欢，旧恨千千缕。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

这首《病中对镜》先以第三人称娓娓道来，随即笔锋一转，艺术手法新颖，意境凄然逼真，用白描手法真切感人；与王国维大师的诗词相比毫不逊色。此诗一行一韵，十二句诗六行，竟转了六韵；这也是一种艺术形式上的创新。因此该诗无论是方法、形式到意境内涵，都堪称上乘之作！

登山（二首）

（一）

层峦耸翠接苍穹，远近松涛彻太空。

今日顿将尘虑息，此间正好写情衷。

(二)

山凹寂寂少行踪，但见衡阳归雁冲。

一片白云连古岫，几湾绿水映青松。

【评点】陈毅元帅《西行》有诗云：“万里西行急，乘风御太空。不因鹏翼展，哪得鸟途通”。

幼静“层峦耸翠接苍穹，远近松涛彻太空”之句，当有陈毅元帅诗句的豪迈气度。

唐·王之涣有诗云：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”。

明·于谦《孤云》：“孤云出岫本无心，顷刻翻成万里阴。大地苍生被甘泽，成功依旧入山林。”

【赏析】我们赏读《餐柏吟》所有诗章，岂不觉女诗人的文笔果然有“一片白云连古岫”之感？此句当作为她的诗艺成就之“一言以蔽”。

隐者

从来隐士惯渔樵，不惮清贫喜寂寥。

筑室深山多妙景，胸中吐纳尽雄豪。

【评点】自古书生羨隐士，弱女胸中亦雄豪。“一声长啸柔肠裂”，为有德蕴千古傲！

雨中惟好睡（二首）

(一)

萧萧风雨觉微凉，正合闲眠午梦长。

莫怪宰予尝昼寝，今吾也要卧东床。

(二)

枕簟微凉午梦长，梦残清茗漱枯肠。

闲看紫燕穿帘去，冒雨衔泥绕画梁。

【注】1、宰予，名我，字予；是孔子十大弟子（孔门十哲）之一。《论语》记述，宰予因昼寝（睡午觉）而被孔子严厉地指责，孔子说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圻也！”又说：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于予与改是。”这一《论语》小故事引出两个成语：“朽木难雕”，“听其言观其行”。在此女诗人反其意而用之。

2、“簟”，音 diàn 去声（与“电”读音相同）；就是竹席。枕簟就是枕头和席子。李清照词中的“玉簟”，即非常精致的竹席。

【赏析】女诗人一生辛劳，难得睡一个午觉，真是如饮甘霖，故而诗兴顿发。

第二首诗读之让人想起李清照的代表作《一剪梅》，李易安有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，周幼静则是“枕簟微凉午梦长”。易安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，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；幼静“闲看紫燕穿帘去”。易安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；幼静“冒雨衔泥绕画梁”。易安“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——这一下一上境界全出；幼静“梦残清茗漱枯肠”，枯肠被诗人刻意一“漱”，竟把全诗有意被诗人蕴藏不抒的“忍悲入梦”的主题，漱得却似冽泉涤绌——透彻地浮

现在那里，梦中愁思，点点滴滴，毕现笔端。这种欲藏故露的笔法，又是一种做诗的境界也。因此，王国维先生说，判断诗的高下，唯“境界”两字。宋代女诗人李清照赋出了“境界”，清代女诗人周幼静同样赋出了“境界”，故而她们都可以称之为杰出也！

闷

何事能消我百忧，高山送目白云浮。

一声长啸柔肠裂，苦海无边恨不休！

【赏析】“一声长啸柔肠裂”，当作为《餐柏吟》全集主题的总揆。

病危语

叹我高堂近八旬，一生困苦度冬春。

当年丧子肠几断，今又悲凉为媳身。

【注】南宋时期的陆游，堪称文学史上十大诗人之一，他的绝笔《临终示儿》云：

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。

周幼静此诗亦为绝笔。

【赏析】人到临终，却并不为自身哀苦，最让她放心不下的，竟是那个曾经待她很刻薄的婆婆，如今她已年迈孤单，则成了女诗人临终前的唯一挂念。此等胸怀虽不同于陆放翁以家国情怀吟出的慷慨悲凉，但她以德报怨的大慈大悲，也是一种博爱情怀。

通观《餐柏吟》全集，女诗人之仁爱情怀，真是终身如一；而决非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”之最后良心发现！就这一点岂不让人惊叹其人格之高尚，胸怀之宽广耶！众多峨峨丈夫，有此情怀者稀也。何谓女中丈夫者？并非一定是代父出征之金戈，金山击鼓之英气；读此临终绝笔，诗人之形象已巍然屹立于纸上焉！

以上对《餐柏吟》诗集的艺术成就和诗意品格，作了一番初步探讨，这仅仅是抛砖引玉，因而不避浅陋而为之。相信以后有更多的饱学之士，能够将学术聚焦对准这位女诗人，对《餐柏吟》有足够的重视和研究，这样定能收获到丰硕的研究成果。因为，她的诗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去鉴赏和研究的；她的诗艺，正如周幼静自己一句诗所表述的那样，犹如“一片白云连古岫”，境界高远而意味深长。

无锡洛社虎昊广撰文

2018年3月